

# 青春版《牡丹亭》“花意象”的艺术功能

邓 斯 博

[摘 要] 青春版《牡丹亭》在原著的基础上成功地发掘和创新“花意象”群,在人物塑造上以“花”装点人物外形,更以“花”描摹人物内心;在剧情建构上,该剧将“花”渗透到情节主线,使重要关目之间形成勾连和呼应;在舞台上该剧以“花”表现语言的诗性美,并营造空灵、绚烂的舞台情境。总之,青春版《牡丹亭》通过“花意象”建构了一个丽花幽情的青春世界。

[关键词] 《牡丹亭》;青春版;花;意象

[中图分类号] I207.3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8)06-0711-05

青春版《牡丹亭》中的“花意象”无所不在。这些“花”时而为剧中人物描形写心,时而在剧情肯綮处推动故事发展;这些“花”时而化入经典唱词营造诗意的氛围,时而与台上翩跹的舞蹈、精美的砌末等共同创造诗意的情境。当下观众沉醉于舞台上的一颦一笑、一个转身、一个定格时,我们惊奇地发现,一朵绽放了四百年的灵奇“牡丹”重获新生。简而言之,青春版《牡丹亭》的美在于以千姿百态的“花意象”构建起一个充满诗意的青春世界。那么“花意象”是如何在该剧中发挥其艺术功能的呢?本文将从人物塑造、剧情建构和舞台情境三个方面展开具体分析。

## 一、“花意象”与人物塑造

《牡丹亭》如同一座姹紫嫣红的后花园,园内布满了千姿百态的“花意象”。从人物命名来看,剧中杜、柳二人姓中都带木字,民间传说柳梦梅是梅花花神,足见他与“梅”的亲近。从人物设置来讲,该剧有多个角色与花相关。譬如,花郎和园工郭驼,一个为杜府伺弄花草,使丽娘得见满园春色;一个靠栽花度日,供养少主柳梦梅。后人提出郭驼身份与全剧香草美人的旨趣相关,此说虽有穿凿附会之嫌,但从另一个角度证明该剧人物与“花”的密切关系。青春版《牡丹亭》(以下简称“青春版”)在原著的基础上充分利用“花意象”对人物进行描形写心,这尤其表现在对杜、柳二人的塑造上。

在对丽娘外形描写上,青春版继承原著中诸多以花描容的句子。譬如,丽娘出香闺之前“停半晌,整花钿。没揣菱花,偷人半面,迤逗的彩云偏”<sup>[1]</sup>(第 148 页)。她对自己的“花容”颇为自得,“你道翠生生出落的群衫儿茜,艳晶晶花簪八宝填……不提防沉鱼落雁鸟惊喧,则怕的羞花闭月花愁颤。”<sup>[1]</sup>(第 149 页)这些文字借助“花意象”引起我们对丽娘倾城绝色的无限遐想。

此外,青春版还在服装上直接用“花”为丽娘造型。丽娘每一次出场都艳惊四座,其重要原因就在于她的扮相。丽娘服饰上所绣的精美绝伦的蝴蝶、花朵、云彩,暗示和呼应着不同场景中丽娘内在的心理状态,不同的花色花样随着剧情发展也有所不同。例如《惊梦》一出中杜丽娘衣服上绣着蝴蝶,柳梦梅衣服上绣着梅花,“蝶恋花”的寓意令人会心一笑,也让人进一步联想到该剧“女慕男”的剧情。同样地,剧中男主角柳梦梅作为一介书生,不仅痴情,而且耿直、忠厚。青春版在其衣服上绣着梅、兰、竹、菊,将传统文士所追慕的高洁、忠贞、孤直的品格穿在他身上,“花意象”直接为塑造人物性格服务。

青春版以“花”为手段,为舞台上这对如花美眷营造出洁净清新的青春气息,使我们获得一种直观感受。同时,该剧还继承原著中以“花”写心的笔法,在文字上进一步浓缩和提炼,透过丝丝“花”语,我们得以窥见剧中人物幽深瑰丽的情感世界。

“遍青山啼红了杜鹃,荼蘼外烟丝醉软。牡丹虽好,他春归怎占的先?”<sup>[1]</sup>(第 149 页)好一派姹紫嫣红的景象,不到园林,怎知春如许?如果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是文字之兴,那么当心旌摇曳的丽娘一脚踏进这个桃红柳绿的后花园,一朵朵鲜活的花就如同一记高光打到她心灵的暗箱上,红翻翠骈的生命图景在一瞬间激活了她沉睡已久的生命意识。红艳的杜鹃、醉软的荼蘼、摇曳的柳丝、美丽的牡丹……这一切与丽娘内心勃发的春情形成同构,描绘出“醒”了的丽娘灵动鲜活的内心世界。

一梦得成欢娱,再寻时却不可复见梦中人。“那一答可是湖山石旁,这一答似牡丹亭畔。”“那牡丹亭,芍药栏,怎生这般凄凉冷落,杳无人迹?”<sup>[1]</sup>(第 158 页)刹那间,生机勃勃的后花园霎顿消失了,被抽去生命的百花无言地伫立着,仿佛从未参与过那个美满幽香、妙不可言的梦。鲍姆嘉滕说:“意象是感情表象”<sup>[2]</sup>(第 138 页),正因为内心情绪投射到外物,使万物皆着我色,所以,此时丽娘眼中的后花园才呈现出如此冷落、颓败的景象。

在百花之中,青春版打造出一株傲然独放的花中魁首——“梅”,这株“梅”如同一颗抛入丽娘心湖的石子,我们通过它真切地体会到千古第一有情人——杜丽娘内心微妙幽深的情感波澜。青春版上本开场时,杜府厅堂角落里安放了一株白梅,不动声色地沁入丽娘的世界;寻梦未果时,杜丽娘见梅子而发愿:“似这等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sup>[1]</sup>(第 159 页)。梅子象征丽娘未得的情果,暗示丽娘对“梅”的苦苦追寻;描写写真时,丽娘半枝青梅在手,此“梅”暗指柳梦梅,亦是丽娘“心所营构之象”;离魂时,丽娘执梅入冥,手中白梅既象征她对情的坚持,又暗示她是因“梅”而死;鬼域中的丽娘以梅自喻:“梅花呵,似俺杜丽娘半开而谢,好伤情也。”<sup>[1]</sup>(第 193 页)有香无根的残梅,如丽娘四处飘荡的游魂;半开而谢的梅花,好似丽娘未得绽放的青春。残梅尚作一丝余香,丽娘又怎能放弃对情的坚守?凄冷幽艳的梅悄悄绽放,至情的丽娘终于在暗香浮动的夜里寻到柳梦梅。丽娘上穷碧落下黄泉的追寻,正是她一灵咬住,情之所至的表现。梅的坚贞与傲骨与丽娘对情的执著与坚守形成同构。

如果说丽娘身上表现了梅的执著,那么柳梦梅身上则体现了梅的痴情。柳梦梅因偶而一梦,而改名换宗,其痴性可见一般。拾画时柳梦梅说:“想天下姓柳、姓梅的,却也不少,偏偏小生么,叫柳梦梅。”<sup>[1]</sup>(第 188 页)这番自白几令台下喷饭,但痴性中却见一番赤诚。而他玩画叫画时的痴傻情状更令人印象深刻。正是靠着这份痴劲,当柳梦梅得知丽娘是鬼时,他仍然笃信“你既是俺妻,俺也不怕了。定要请起你来”<sup>[1]</sup>(第 209 页)。可见“梅”既是这个痴情男子的代名词,又是他坚贞品性的象征。可以说,全剧都在围绕一个“梅”字做文章。“梅”与一往情深的丽娘形成同构,又与不离不弃的梦梅互为表里,因此,“梅”是该剧诠释情至、情深的核心意象。

## 二、“花意象”与剧情建构

标举“结构第一”的李渔认为戏曲结构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立主脑”。“主脑非他,即作者立言之本意也。”<sup>[3]</sup>(第 11 页)《牡丹亭》原作全本 55 出,戏中人物众多,原其初心,止为丽娘一人而设;戏中关目甚多,究其初心,又止为“慕色还魂”一事而设,这一人一事便构成了该剧的主脑。青春版将原作整编为 27 出,通过《惊梦》、《寻梦》、《写真》、《离魂》、《冥判》、《魂游》、《幽媾》、《回生》这几场重头戏将“慕色还魂”一事集中而完整地表现出来,剧中肯綮处均以花树作连缀。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如果一定要给丽娘的至情找一个源起,那么必是杜府的后花园。丽娘步出香闺前,剧中已设下多处伏线唤出这个姹紫嫣红的后花园。“长向花阴课女工”表明丽娘的绣房外亦是花影重重,她偶然一瞥,就会看到窗外明媚的春光和灿烂的春花,当她从春香口中得知原来有座桃红柳绿的大花园,又怎么会不怦然心动呢?此时,花郎的卖花声越过墙头飘然入内,丽娘的心早已被勾去。《诗经》有云“有女怀春,吉士诱之。”如果说后花园这个“吉士”诱发了丽娘的春情,倒不如说是丽娘早

已于步香闺前在心中拟构了一座后花园。因此,当万紫千红的百花陡现眼前时,她怎能不感慨:“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sup>[1]</sup>(第149页)丽娘因花感情,随后引动花神为其造梦。花神勾人悬梦,是为了“使佳人才子少系念,梦儿中也十分欢作”<sup>[1]</sup>(第151页)。花神对杜、柳的怜惜,就如同他对百花的珍爱一样,也为花神在冥府中替丽娘求情埋下伏笔。

当丽娘沉醉春梦时,却“为花飞惊闪”,该剧借用“落花”这一自然现象并不是闲来之笔。如前所述,百花唤起了丽娘的春心,让她感受到了朦胧的生命意识。花神为其造梦,则让丽娘充分意识到自己不可遏止的原始生命力。这股生命意识的洪流要冲破道德意识的防线,决堤而出,片片落花成为点醒梦中人的一记棒喝。因此,“落花惊梦”是丽娘精神世界发生质变的一个转折点。

已经觉醒的丽娘,再也回不到过去,只能寄情于心所营构之象——“梅”,最终埋葬于梅根下,这一情节直接为柳梦梅在梅树下请起丽娘埋下伏笔。同一株梅树于两处着笔,前者见证了丽娘为情而死,后者目睹了丽娘为情而生。该剧通过“梅”,传递出“至情”的理念——“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sup>[4]</sup>(第1页)

由以上分析可见,“因花感情”、“花神造梦”、“落花惊梦”、“埋情梅根”这四个与“花意象”密切相关的重要关目,构成了丽娘由生入死的动作主线。而在丽娘由死复生的这条情节主线上,“花意象”同样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譬如:在《冥判》一出中,剧作借花神之口道出既然花色花样都是天公定下来的,人的情欲也是人之本性。花神“惜花说情”,与《惊梦》中花神珍护二人,为其造梦的情节遥相呼应。

在《魂游》一出中,丽娘一脉香魂不散,随风游戏,来到后花园,因闻得冢上残梅余香,最终遇到柳梦梅。从见梅子而发愿,到埋情于梅根,再到寻梅遇柳,这一切不都是因为丽娘对情的执著追求么?“寻梅遇柳”既是偶然也是必然,它是一缕梅香召唤的结果,又是多条伏线水到渠成的汇聚点。

在《幽媾》一出中,“你为俺催花连夜发……牡丹亭,娇恰恰;湖山畔,羞答答”<sup>[1]</sup>(第198页),这段唱词使我们感受到丽娘幽媾时的欢娱,而这份欢娱正是通过一个重要意象——“牡丹”来诠释。“牡丹”意象本与性爱有着非常隐秘的关系,该意象于《惊梦》和《幽媾》中两次被放大,前者目击了丽娘初涉爱河,后者见证了丽娘重获阳露。因此,“牡丹催发”是丽娘重获新生的契机,也是她由死复生的转折点。

在《回生》一出中,情深不移的柳梦梅在梅树下请起杜丽娘,两人消除了阴阳相隔,有情人终成眷属。“还魂梅根”既是对丽娘埋情梅根的呼应,又标志着丽娘完成由死复生的主导动作。

吴梅曾说:“此剧肯綮在死生之际。记中《惊梦》、《寻梦》、《诊祟》、《写真》、《悼殇》五折,自生而之死;《魂游》、《幽媾》、《欢扰》、《冥誓》、《回生》五折,自死而之生。”<sup>[5]</sup>(第973页)青春版或受此启发,提炼出“慕色而亡”和“还魂而生”两条相互呼应的动作主线,通过进一步分析,我们发现,“花意象”在剧情建构上发挥了起、承、转、合的作用。

在“慕色而亡”这条主线上,如果说丽娘“因花感情”是故事起因的话(起),那么“花神造梦”则推动故事进一步发展(承),“落花惊梦”是情节的拐点(转),而“埋情梅根”则标志动作的完成(合)。同样地,在“还魂而生”这条主线上,花神“惜花说情”是故事的起因(起),丽娘“寻梅遇柳”是故事的进一步发展(承),“牡丹催发”标志丽娘的情感世界发生第二次质变(转),而“还魂梅根”则表明主导动作的完成(合)。

值得玩味的是,这八个与“花意象”有密切关联的重要关目还相互照应,形成勾连。譬如,“花神造梦”与“惜花说情”相呼应,而“埋情梅根”与“还魂梅根”相暗合。李渔说:“编戏有如缝衣”,“凑成之工全在针线紧密”。“每编一折,必须前顾数折,后顾数折,顾前者欲其照应,顾后者便于埋伏。”<sup>[3]</sup>(第13页)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花意象”在剧情建构和关目勾连上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这些“花”看似散金碎玉散落在各个角落,实则是连环细笋伏于其中,细密针线暗中埋伏。她们在“瞻前顾后”中织出一个丽花幽情的世界,捏合出一朵意趣盎然的“牡丹”。因为“花意象”渗透在青春版的肌骨里,使该剧具有了分外诱人的特殊美感,也使这朵灵姿“牡丹”更赋有青春的味道。

### 三、“花意象”与舞台情境

青春版在舞台和语言上做足“花意象”的功夫,营造出绚烂、空灵的舞台情境。从舞台呈现上来看,青春版首先利用赋有“花”意味的闯关来注解她的青春美。前文对此已有所阐述,此处不再赘言。继而,该剧的舞蹈设计者改革传统昆曲舞台上讲究“定格”的做法,从“花”中吸取灵感,力图以各种“花”形、“花”队安排舞蹈场景,让舞台有了“流动”感,营造出灵动的舞台效果。

同时,该剧还设计了很多富有新意的砌末。首先是梅枝。全剧一开场时,一支梅花装点了杜府的厅堂。尔后,丽娘又分别在《写真》和《离魂》两出中执梅现身,这株梅花在多处成为重要道具,引发观众对丽娘与“梅”之间关系的无限遐想。其次是柳枝。《惊梦》一出里,柳梦梅执柳入梦,与丽娘共成云雨。柳枝成为柳梦梅的代称,故才有了丽娘题诗“不在梅边在柳边”和柳梦梅的和诗“恰如春在柳梅边”。以柳枝暗指人物使柳枝成为该剧中又一个重要的道具。然后是花神长幡上的绢花和飘带。已有论者注意到主花神手持长幡分别出现在《惊梦》、《离魂》、《回生》三出重要关目中,长幡上的绢花及飘带在每一出中的颜色都不一样。《惊梦》中是绿色,意在唤起丽娘勃勃的春情;《离魂》中是白色,旨在勾取丽娘的魂魄;《回生》中是红色,象征着丽娘重生的喜悦。这些不同颜色的绢花和飘带暗示了杜丽娘在花神的带领下完成了“出生入死”,“魂归来兮”的一番轮回,增加了戏剧的神秘色彩。

从守旧来看,该剧辗转多处巡演,依据演出条件不同,守旧的运用也不同。在武汉大学演出时,由于场地限制,舞台守旧主要是一幅巨大的布景,上面书有“牡丹亭”三个飘逸灵动的大字,旁边绘有一朵工笔细描的巨型牡丹。众所周知,明代以工笔画见长,书法与工笔画是中国古典文化的典型代表,以这样一幅守旧作为文人气息浓厚的《牡丹亭》的布景,符合该剧精致、典雅的艺术旨趣。

值得一提的是,青春版舞台上的花神,无论是外形扮相还是肢体语言都酷似一朵朵绽开的花,她们是“花意象”在舞台上最直接的体现者,是舞台上流动的风景。当衣袂飘飘的众花神在台上翩跹起舞时,她们就犹如一串串流动的花束穿梭在场景与场景之中,为整个舞台营造出灵动、诗意的氛围。当我们对比原著时,不难发现青春版对花神作了极大的创新,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增加脚色数目。原著中只有一位花神。青春版增为3个男花神,12个女花神。这种改变既保留了原著精神,又融入清代折子戏《堆花》的表演优长,使舞台呈现更加华美。第二,增加表演场次。原著中花神只出现在《惊梦》、《冥判》中,而青春版的花神出现在《惊梦》、《离魂》、《冥判》、《回生》、《圆驾》五场重头戏里。众花神或唱或白,敷衍戏剧情节,或只舞不唱,营造舞台情境。第三,增加唱词。原著中花神只在《惊梦》中唱一曲【鲍老催】,而青春版的花神唱【画眉序】和【滴溜子】两支曲子。同时,该剧还专门为花神设计了“但是相思莫相负,牡丹亭上三生路”的主题唱词,使花神承担了“点题”的重任。第四,加强脚色功能。除了司花掌情之外,该剧花神还充当“勾人悬梦”的睡魔神,具有为情造梦的职能。而众花神的集体歌舞使情爱场景诗意化。之前的彼得·塞勒斯版《牡丹亭》,在处理二人情爱场景时过于直白和暴露,遭人诟病。青春版没有让杜、柳在台上当众表现交媾,而是巧借花神一段热烈的歌舞:“湖山畔,湖山畔,云缠雨绵。雕栏外,红翻翠骈。惹下蜂愁蝶恋”<sup>[1]</sup>(第151页),将两人的情欲表现诗化并推向高潮。此外,花神还充当舞台捡场人。在《惊梦》与《离魂》中花神数次在台上帮丽娘换装,并搬挪舞台道具,完成场景转换。第五,变革脚色闯关。原著中花神扮相是“束发冠”,“红衣插花”。近代《堆花》表演中十几位花神穿戴鲜艳,手执花束,给台下观众造成了视觉“压力”。青春版服装设计师王童大胆革新,降低服装彩度、亮度,让众花神“把花穿在身上”——以当令的花纹绣制花神的大披风。这样,花神一转身,飘带如柳枝般摇曳生姿,而大披风则似盛开的花瓣。

如果说青春版利用闯关、舞蹈、砌末、守旧甚至活布景——花神在视听层面上营构耳目可接的“花”的世界,那么原著中诸如“晴丝摇荡春如线”这类充满诗性的语言则在精神层面上引发了一种愉悦的审美体验。面对原著“上薄风骚,下夺屈宋”的语言,青春版以只删不改的原则进行整编,通过提炼和浓缩“花意象”使原著语言的诗性美得以呈现。

首先这表现在曲词上。例如,《寻梦》原著录 19 支曲子,而青春版只录 7 支。这 7 支曲子,曲曲关涉花的意象,字字摹写丽娘复杂的心情。又如原著《训女》【玉山颓】:“爹娘万福,女孩儿无限欢娱。坐黄堂百岁春光,进美酒一家天禄。祝萱花椿树,虽则是生子迟暮,蟠桃熟。且提壶,花间竹下长引着凤凰雏。”<sup>[4]</sup>(第 8 页)而青春版此处仅录了“且提壶,花间竹下长引着凤凰雏”<sup>[1]</sup>(第 137 页)。这样处理一则节省了表演时间,二则浓缩后的语言符合杜府书香门第的清雅情致。通过这样的整编,剧本处处透露出花的意味。

其次,由于“花意象”在诗词中世代累积,积淀了丰富的含义,通过使用含有“花意象”的词句,可以增强唱词的文化内涵。譬如,《如杭》【小措大】:“喜的一宵恩爱,被功名二字惊开。好开怀这御酒三杯,放著四婵娟人月在……沉醉了九重春色,便看花十里归来。”<sup>[1]</sup>(第 227 页)这一曲里就有“四婵娟”和“一日看遍长安花”两个关于花的典故,这些典故增加了曲词的文化厚度,使该剧语言的诗性美更加浓郁。

再次,富丽且散发出幽香的“花意象”与空无一物的舞台表演相配合,引发了我们无限的想象力。空不是无,中国戏曲舞台上的空,是为了让观众深入艺术的神境与台上的表演产生精神交流。此所谓“实景清而空景现”,“真境逼而神境生”。空境使那些充盈着“花意象”的清词丽句有了最广阔的表现空间,便于观众心无挂碍地去体验和感受由“花意象”所营造出来的空灵、绚烂的舞台情境。

该剧制作者白先勇曾说,青春版《牡丹亭》就是一首歌颂青春的歌。该剧主创人员从原著中悉心撷取各种“花意象”,谱成了这首青春之歌。用花来诠释青春,用花来唤起诗意,用花来装点灵动的舞台,使青春版《牡丹亭》的美成为永恒。

#### [参 考 文 献]

- [1] 华 玮、张淑香、辛意云、白先勇:《青春版〈牡丹亭〉剧本》,载白先勇:《姹紫嫣红〈牡丹亭〉:四百年青春之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 [2] [德] 鲍姆嘉滕:《美学》,简明、王旭晓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7 年版。
- [3] 李 渔:《闲情偶寄》,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
- [4] 汤显祖:《牡丹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3 年版。
- [5] 吴 梅:《还魂记跋》,载毛效同:《汤显祖研究资料汇编》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1986 年版。

(责任编辑 何坤翁)

## *Peony Pavilion* (Young Lovers' Edition): Art Function of Images of Flower

Deng Sibó

(Department of Art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Abstract:** *Peony Pavilion*, Young Lovers' Edition, based on the original, triumphantly explores and inaugurates the group images of flower. These images of flower excel in elaborating the characters' appearance as well as reflecting their inner self. They take par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ain clues, and make the key plots relate and react. They illustrate the poetry in the verses, and build a splendid situation on the stage. In a word, *Peony Pavilion*, Young Lovers' Edition establishes a green world filled with beautiful flowers and poetic feelings via the images of flower.

**Key words:** *Peony Pavilion*; Young Lovers' Edition; flower; image